



我醒来之前

Before I Wake

[美] 罗伯特·J·威尔斯玛 著
潘樱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醒来之前

Before I Wake

[美] 罗伯特·J·威尔斯玛 著
潘樱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8-6058

BEFORE I WAKE: A NOVEL by ROBERT J. WIERSEMA

Copyright: © 2007 BY ROBERT J. WIERSEMA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T. MARTIN'S PRESS, LL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9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醒来之前/(美)威尔斯玛著;潘樱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02-006916-3

I. 我… II. ①威…②潘…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4598 号

责任编辑:吴继珍

特约策划:杨蔚昀

装帧设计:李 佳

我醒来之前

[美]罗伯特·J·威尔斯玛 著 潘樱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9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6916-3

定价 25.00 元

第一章

一九九六年四月

“朱比利，我是 A32。我们有两位，重复一下，是两位伤者在途中。这是一起肇事逃逸。预计四分钟后到达。完毕。”

“收到，A32。请报告一下情况。完毕。”

“收到，朱比利。一位成年女性。正在流血。受到撞击。请先别挂。完毕。”

“收到，A32。请说。”

“收到，朱比利。一位女童，三岁大。头部严重受创、意识减弱，还有呼吸。头部失血严重。完毕。”

“收到，A32。创伤一部会在门口接应你们。完毕。”

我和雪莉牵手走在前往商场的路上。

希尔塞德购物中心离家只几个街区，每周三早晨的食品部都有为孩子们准备的小丑、杂耍表演和音乐演出。我为雪莉穿上了正面印有维尼熊的小蓝裙。这是她自己选的：“我要天蓝色的裙子，因为它和天空的颜色很相配。”我帮她拉上背部的拉链，小心翼翼地不让拉链夹着她柔软的发丝。拉上拉链后，我轻轻地挠了挠她的胳肢窝。

这是最后一次我听到她的笑声吗？

雪莉喜欢这些小丑，拥簇在食品部时孩子们的喧闹声就像是一面充满着纯真快乐的墙。我们经常在家前吃些小点心——松饼或是薯条，到家后，我们俩都还有时间小睡片刻。

那是个美丽的春日。天空万里无云，即便是冷冷的蓝，空气中也感觉不到一丝寒冷。事实上，我们漫步在街区时，能感觉到空气里浓浓的暖意和草木生长的气息。我们不时停下脚步，或逗逗早已熟络的猫儿，或闻闻丁香花的香气，或拾起路边的石子，让口袋充实沉甸甸起来。

每当走到希尔塞德的人行横道前，我都会检查一下两边的路。我总是这么做的。街道很宽阔不至于会有什么危险：每个方向都有三条车道，并且两个方向间有很明显的中线，车辆通常都是呼啸而过的。人行横道上没有什么光亮，因此我总是很仔细地检查。与其冒任何的风险，我们宁愿多等上几秒钟。

左边的客车驶过后，一辆卡车远远从右方驶来，我看还有好一段距离，因此感觉非常安全。何况手里还拉着她的小手。

非常安全。

我们走得很快。六条车道对一个三岁半的孩子来说很远，但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走过横道线。

我们应该在中线等待。

我再一次抬起头的时候，卡车就在右边，也许只有几百米远。这是一辆破旧的卡车，有着红白相间的防护栏，正向我们隆隆驶来。

我感觉她的手指从我手里滑走。感觉到她在走开。

“雪莉，”当她蹦蹦跳跳走开时我喊着。

现在我们和卡车在同一条车道上。我们必须要做的是去下一条车道。这并不远。一米。最多一米半。

我应该抱起她。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

她转过来看向我。

“雪莉！”

我看到她嫩白的小腿蹦着跳着跃过横道线，还有她白色的小鞋，蓝色的小裙子。

她天蓝色的裙子。

当我抬起头，我几乎能看到卡车司机的脸。他想绕过我们，变道摆进了下一个车道，我们面前的那个车道，就是雪莉刚刚才快步进入的那个车道。他引擎的咆哮声覆盖了其他所有的一切声响。

我伸出手想抓住她，但我的手指刚刚擦过她金黄色的头发，卡车就把她从我身边拉走了。

卡车把她带离我身边时，在引擎的咆哮声中我能听到的，是她身体撞击保险杠的声音。

卡车轰鸣而过时，我飞身扑向她，试图能拉回她，但，我能感觉到的，只是卡车的惊醒。

一个急刹车，发出轮胎抓地的刺耳尖叫。

等我再睁开眼时，我看见的是医院急救室的天花板。

“这里是911。您的电话要接到哪里？”

“我刚才撞了个小女孩……”

“先生——”

“我急转弯……我转弯绕开她——”

“先生，您在哪里？”

“我在希尔塞德购物中心……”

“先生，您在希尔塞德购物中心哪个位置？”

“我只是稍不留神。我检查过了反光镜。改变了车道。我急转弯，但她——”

“先生，您从哪里打电话来？”

“我刚撞了个小女孩……”

“先生……”

“先生？”

“先生？”

—— 西蒙·巴勒特 ——

10:35

两位维多利亚市警官推开办公室门时，我看了下桌上的时钟，确认了时间。希拉紧跟着他们，脸色凝重。

“巴勒特先生吗？”其中一位警官问道。

身着制服的警察未加通知的造访是很少发生在一名律师身上的，但现在的确发生了，就在律师们正处理着意外事故和伤人案件时。其实这也见怪不怪，倘若我是名股票经纪人的话，那才要担心呢。

我从椅子上起身。“先生们，我能为您做些什么？”

“我想打电话给您的，”希拉开始说道。

“没有关系，希拉。玛丽……”

玛丽坐在我的办公桌边，正处理着安德森的案子。

“我们马上就完事了。”

玛丽起身，她看了看警官又看了看我。我微微摇了摇头。她随着希拉出了办公室。

10:54

我从办公桌后走上前想和我就近的警官握手。我已经从平时的观察和经验中获知，一个人和另一人的身体位置关系是决定级别高低的关键。级别较高者或较为杰出的一方通常微微站在另一方或者另一群体的前方。也许只是距离半步，但这已足够明显，足以引起注意。

警徽上写着“克莱门特”的警官轻轻地握了握我的手。他的手冰凉而柔软。

“我能为您做些什么？”我再次问道。

他瞥了一眼他的同事。他的警徽我看不清，但这一瞥使我心神不宁。

“您是住在莎士比亚大道 2718 号的西蒙·巴勒特先生吗？”第二位警官开口了。

“是的。怎么了？”

“我很抱歉告诉您——”

“嗯？”

“先生，出了一起交通意外……”

“雪莉？是雪莉吗？”我倒靠在了身后的办公桌上。

“您的妻子和女儿今早在希尔塞德购物中心附近遭遇了一起交通意外，”克莱门特警官继续说。“如果您收拾好了，我们就直接送您去医院。车上再为您说明情况。”

“那么……？”我支支吾吾地说，但我很快使自己冷静下来。“我让希拉取消我所有的预约。”

当我按了通话按钮吩咐好了希拉，时钟已经走到了 10:56。我只抓起夹克，就跟着警官穿过了接待区。

玛丽正等在我办公室门外。我们经过时，我也没有同她做任何的眼神交流。

一个快餐标识牌的影子下，一名穿黑衣的男子目睹了一切，卡车撞了孩子，母亲被车轮甩在了边上。车辆嘎然而止，人们从大楼里冲过来围在两位倒下的伤者周围时，他观望着，无动于衷。母亲嘶喊，警笛剧烈地鸣叫，人群为身着白衣的医务人员让道解救受害者，他却无动于衷。医务人员从女孩身边站起身来，鲜血沾湿了他们的膝盖。

他一手紧握圣经，另一只手紧攥一枚银币。救护车呼啸而去，灯光闪过，这个陌生人转过身，开始走向医院。

起初，我并不知道我这是在哪里。一切都是白色的，刺眼得让人看不清。我所能听到的都是混乱的声响，模糊不清的人声和回音。我试图揉揉眼睛看得清楚些，我的手上感觉到一阵疼痛的拉扯。我手腕静脉上紧贴着胶带。

雪莉正在急救病房。

我身上盖着条绿色的被单，但仍旧穿着衣服。头部周围一阵紧绷感，用手触及，才感觉到它类似绷带。我的眼睛开始慢慢看清了。

床边环绕着与床单搭配的绿色门帘。西蒙正站在护栏对面。

“西蒙？”

“我正工作时警方来找我了。”

“雪莉呢？”

我用力挣扎想坐起来，但发现自己晕晕乎乎的，身体被静脉注射管缠绕着，在绿色床单下动弹不得。

“不要坐起来。躺回去。”他的声音镇定中带着小心，只有当他心绪不宁但又加以掩饰时，他才会用这种口吻。

“雪莉在哪儿？”

“医生们想要确认……你还好吗？他们说你摔倒时碰撞了头部。”

他说到“碰撞”这个词时，是如此冷淡如此清晰。

他故意答非所问，试图不让我为雪莉担心，而他此时却正担心着雪莉。

“不。不是我。是雪莉。她被撞了……”

他摇了摇头。我渐渐感觉到他并不想触碰我。我多想他伸出手来，拉拉我的手，摸摸我的脸。

“还有另一辆车……司机目睹了一切……她打手机叫了救护车。”

“雪莉在哪里？”

他深呼了口气。就在他回答前的霎那，我能感觉到泪水在眼眶里汹涌，在眼眶里燃烧。

—— 西蒙 ——

我们的奇迹……

凯伦总是把雪莉称作我们的奇迹。

我们的奇迹。

我和凯伦共同生活的第一年一直尽量避免要孩子。每晚睡觉前提醒她吃药成了我的习惯，就好像我们的快乐要继续依赖于维持没有孩子的生活。我当时认定确是如此。

有那么几次我们差点有了孩子。忘记了服药，或是弄错了周期。半夜里我们讨论如果有了孩子该怎么办……在泰国的那个月，我们俩都忘记了吃药这事。

直到成立了布拉德福德及豪联合律师事务所，我们才试图开始要孩子。

我想我们一直想要的完整的家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因子——孩子。这就是当时最重要的事情。我们都想作好准备，让一切近乎完美。不像我们都是学生时那样，不像她在报社工作时那样，勉强供我念完法律，我们还得挤在狭小的公寓里。

这几乎是一张清单：买房，购车，欧洲和东南亚旅行以及迟些时候的加勒比海之行。

完善的条件。

当我们开始为要孩子奋斗时，我们以为自然会很快实现，然而我们努力了三年，一无所获。

三年又三个月，我们一直想要孩子。

三年又三个月，我们燃起希望而又断然绝望。马桶里她那呈黑色的血常常使我们担忧。

我们都去看了医生。我们担心自己已经变老，担心推迟要孩子的这几年已经剥夺了我们做父母仅有的机会。医生为我们做了检查，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

我们的身体似乎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凯伦练起了瑜伽。我们改变了饮食。我放弃了咖啡和节食，又开

始跑步。同时我们都试着游泳。

在三年的尝试之后，终于见效了。

在怀孕七个月为报社做一则报道时，凯伦中途晕倒。有趣的是，这则报道正是关于一家托儿所的。因为高血压和贫血症，医生要求她卧床休养。继续工作会大大威胁正在成长的胎儿，我们的孩子。

小雪莉早产了三十三天，小到可以把她捧在掌心。

她生命的头三天是在恒温箱里度过的。我们和她唯一的接触只是喂她，或者短暂的爱抚，透过恒温箱的孔眼抚摸她小小的、柔软的肚子，光滑的双腿。

我们的奇迹。

我不再回忆了。

“她还在手术中。医生说她头部有几处严重损伤并且还在内出血——”我停下不说了。

我似乎从来没有见过凯伦像现在这样瘦弱，脸色苍白得几乎和缠在头部的纱布颜色一样。她金黄色的鬈发上沾着点点血渍。

“她会好起来吗？”

我身体前倾，想要抚摸她，使她安心，但却无法肯定将手伸向哪里才不至于伤到她。

“他们还不知道情况。雪莉一动完手术，他们一有消息，就会马上告诉我们。”

两行泪珠从她眼里淌下，流到了脸颊两旁的绿枕边。她的瞳孔又大又黑，只是在眼角周围才能看到一丝绿色。

我的手机在身上微微震动。我明白在医院最好不要用手机，但是我不能关机。我不能和外界断了联系。我离开了凯伦的病床去接电话，看了下我的手表。11:42。

“我是巴勒特。”

“西蒙，是我。”

我无奈地向凯伦示意要接电话，穿过绿色的门帘，转身进入了急救室固有的喧杂吵闹声中。

“玛丽，为什么你——？”

“一切都还好吗？”

我挤进了靠墙的一个付款电话间，背对着忙乱嘈杂声，我压低了声音。“出了交通事故。雪莉被一辆车撞了。”

“哦，天哪，西蒙。她还好吗？”

“现在医生们还不知道。她还在手术中。凯伦——凯伦也受伤了。她还好。摔倒了。撞到了头部。现在她没事了。”

“你怎么能受得了？”

我耸了耸肩，马上意识到她并不能看到我。“我很好。”

“我很担心。”

因为某些原因，这句话使我吃了一惊。“为什么呢？”

“午饭前被警察带走是不寻常的。”

她尴尬地笑了几声。“你什么时候能知道更多情况呢？”

当我意识到没有主意，意识到事情完全超乎我的掌控时，我能感觉到肩膀的紧张。“我不知道。雪莉仍然在手术中。手术后我们才能知道具体情况。现在谈论也许还为时过早。”

“但是她会好起来的，是不是？”

“我不知道。”

“你还好吗？”她轻柔地问。

“我很好。”

“如果我能做什么的话请告诉我。我如果不在这里，就打我手机。”

“我知道。听着，让贝克曼打起精神来，然后……检查一下瑞丁格的记录，就可以下班了。我晚些时候会给你电话。”

“你能——”

一只手落在了我肩头，紧紧抓住了我的肩膀。我吓了一跳，下意识地转过身。

凯伦爬下床，推着输液架到急救大厅找我。她还是那么苍白，只有脸颊因为费力而涨得通红。她苍白的嘴唇无力地动了动，“谁啊？”

“办公室打来的，”我回答她。然后我对着电话说，“不，一切照常。”

“凯伦在旁边吗？”玛丽问。

“我迟些时候会查看。我把我的公文包落在——”

“我还能看到你吗？你还会打电话给我吗？”

“会，晚些时候。谢谢。”

凯伦摇了摇头。“没有片刻的宁静。即使是现在。”

“他们都只是因为担心我。他们看到我和警方一起离开。你怎么起来了？”

“我很好，”她说。“是谁呢？”

“是希拉，”我撒了谎，搂着她，带她到桔色的塑料椅边坐下。

—— 玛丽·爱德华兹 ——

西蒙一直和我保持距离，但这并不奇怪。只要我们不是独处，他总是如此。

他在法庭上盘问证人或是作总结陈词时，有时候甚至我也觉得他陌生。陈述的一切内容都是我们已经谈论过的，是我们已经计划好的，但是他就是有本事推陈出新，而且像是他一边作陈述一边组织的语句。无论身处何地，无论和谁一起，他就像条变色龙，完全地适应着周围的环境。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唯一真正了解他的人。但有时候他整个就是个陌生人。

就像在去年的圣诞晚会上，当希拉把我带到他们跟前，把我介绍给他妻子时，他似乎一点也不慌张。“哦，这是玛丽。她一直是我的好帮手。”

他话说得就好像我们不曾有过在我家共度一下午的经历，听完我差点将宾治酒杯掉在了地上。

我把到处散落的东西搬到桌子上。打开了贝克曼和瑞丁格案子的卷宗。我告诉希拉，巴勒特先生已经来电告知了发生的事。她一定知道我在撒谎——所有的来电都会先经过她的桌子——但是她并没有泄密。我敢肯定她知道西蒙和我的事——几个月来已经发生的一切。

我也已经注意到她开始观察我的方式。

我并不是第三者或其他什么。我也并不想成为她们中的一员——光临圣诞晚会的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子，被介绍为：“我的妻子，特蕾西，”她们全都身着阿玛尼或是范思哲，而相当凑巧的是，不久前特蕾西正和她现任丈夫的女儿一起上学。

我对嫁给他并不感兴趣。真是如此。我只是喜爱我们拥有的，那些我们共度的时光：一起工作和单独相处。

我是个律师，他的下属，但是从一开始，他就听从我的意见，尊重我的想法。当我说了些他料想不到的东西，我喜欢他看我的方式，他点头和微笑的样子。我们彼此尊重。这是最主要的。

但是我想看着他入睡，哪怕只有一次也好。我们的下午总是那么短暂，因为难以获得时间和外出的借口。我们从未有时间去放松，去真正地放开一切。

相反的是，我能看到他穿衣，看到他坚实的臀部和双腿，他窄小的胸膛和上面薄薄一层的毛发。他去浴室之后，我会匆匆穿起衣服，保证在他回来前衣服和妆容都整齐完好。

我想看着他入睡，在他慢慢睡去时看着他的脸，此时他的面具渐渐脱落，消失。看到他的脸变得温和，看到它真正的模样，是否如我以为的那样真正了解他。

—— 西蒙 ——

我想在医院候诊室里时间会过得特别慢，因为有如此多的方法了解时间。机器有节奏的嘟嘟声，保安人员和护理员推车的方式，米尤扎克背景音乐，挂在墙上的电视机传来的刺耳笑声，还有其他在人们身上正待上演的悲剧。时间是客观存在的。

然而，我还是不停地看着手表，直到凯伦把手放在我手上要我停下。

“对不起。”

每当医生和护士从桌子后面出现，我们都会半起身，然而每次我们都会失望。

凯伦一会儿走来走去，一会儿又坐下。她打了电话给在温尼伯德的母亲。她又开始来回踱步，拒绝吃更多的止痛片。最后她终于同意让一位护士带着她回到刚离开的病床，以便可以将注射管从她手上取下。

我在护士台旁边的自动售货机买了两杯咖啡。纸杯放在我前面的桌上——我的是不加牛奶的，她的加了点奶油。几包糖堆在杯子边上。

“我想我们应该尽力使你的血糖高点儿，”我解释道。“别再注射……”

她把手放在我大腿上，轻轻地捏了捏。

“巴勒特先生和夫人吗？”

医生，一个绿色灌木丛里模糊的身影，正从金属写字夹板上念着我们的名字。

在他念完我们的名字前，我们都已经站起了身。

“她怎么样？她会好起来吗？”凯伦问道。“她会好吗？”

在他说话的时候，我看着他脸——他的嘴巴和他的眼睛。

“巴勒特先生和夫人，我们坐下吧。”我们坐回去后，凯伦紧紧地抓着我的手，医生坐在我们对面。

“我是麦金莱医生，是今天待命的外科医生。”他并没有伸出手。“我为你们女儿动了外科手术。”

“她怎么样？”我问，仍旧观察着他。

“我也希望能给你们带来好消息……”

我深呼吸了口气。“她是不是——？”

医生摇了摇头。“我们必须打开她的头盖骨，”他说。“仍旧在大出血。必须给她的颅内降压。我们止了血，并且摘除一些引发问题的碎片……手术进行得很成功。”

“哦，我的天，”凯伦哭喊道，眼泪从她脸颊上流下来。“哦，我的天。”

“那么她是不是会痊愈？”我问。

“像这种情况，经常有许多损伤我们无法发现，至少在早期是如此。”他深呼吸了口气。“我很抱歉。你们的女儿处于昏迷状态。现在下结论还太早……”

我们等待着听到些诸如保证这样的话。

“明白昏迷是种休息的状态很重要,这是给身体自我治疗的机会,在那些我们所不能进入的地方进行治疗。这种条件下,病人经常会自发地进行康复。这就是我们治疗此类病的方法。你们的女儿呼吸有些困难,所以我们给她装了人工呼吸器,而目前能做的只有等待了。”

凯伦靠着我,低声自语。我搂着她。

“我很抱歉,”医生说,身子微微向前想听得更清楚些。“我听不到你在说什么。”

“雪莉,”我说。“她告诉你我们女儿的名字叫雪莉。”

医生退回身。“我知道。”

“我们的奇迹,”她低声说。我知道医生并没有听见。

—— 亨利·丹尔顿 ——

我没杀害那个小女孩。她只是被轻轻弹起。

我只是稍不留神,就是这样。我看到她和她的母亲在人行横道上,我改变了车道想绕过她们。变车道时我还检查了反光镜,当我回头看时……

她被抛到了空中。

她被轻轻弹起。

我没有停车,我不能停。我只是看着她被弹起。看到她母亲在尖叫,但因为可悲的磁带音乐和引擎声我并不能听见她的尖叫声。她伸出手想抓住她的孩子。

我绕着街区,把车停在我常停的位置,然后到加油站的收费电话拨打了911。按号码时,我的双手在颤抖。我想试着解释,但我找不到词句。挂断电话,我再也控制不了自己——吐得电话亭满满地都是,只有我的裤腿和鞋子没有沾上。我一直感觉恶心,直到吐不出东西,直到闭上眼睛我还能看到光影斑驳。我的头感觉要裂开了,我想叫喊。

我一直看着她,弹起,抛向空中,就在我头上,看着我。

我跌跌撞撞走出电话亭,把钥匙扔在了电话亭边的地上。我感觉

自己又恶心得想吐了。

一个上日班的小伙子打电话给我，但是我听起来就像有时候你在人群里想象有人在喊你的名字。即使我已经尽力了，我还是不能答话。相反，我转向了希尔塞德，蹒跚地过了十字路口。无论路灯指引我向哪儿，我只是跟着，我身后的每样东西都渐渐消失了。

轻轻弹起……

—— 凯伦 ——

我期待着某些奇迹，某些科学或者技术。一间玻璃围成的房子里，医生们将会为雪莉的生命而奋斗，而我们只能站在窗外旁观。但是，在重症病房我们能站在她的床边，在我们和她深深的沉默间不再有任何的障碍。

她的头部被紧紧地包扎着，衣服边缘镶着粉红色的精美花饰图案。她的血。呼吸管插进了她的鼻孔和嘴巴，被胶带粘在她脸颊上娇嫩的皮肤上。呼吸管通向床边的呼吸器，它的风箱袋有节奏地吸气和呼气，扩张和压缩。雪莉的胸脯起起伏伏。静脉注射管插在她手臂上，床单下装着导尿管，床尾的袋子里收集着混浊的尿液。

但她仍旧是我的女儿。仍旧是我的雪莉。在这张标准尺寸的病床上她显得如此娇小。如此的脆弱，她需要所有这些管子，这些粘胶带，这些机器维持她的生命。我轻轻揉了揉唯一能碰触的她的左手臂内侧，告诉她她会好起来；告诉她爸爸妈妈在这里；告诉她一切都会好转的。

西蒙站在正对面，手指紧紧握着冰冷的钢栏杆。他下巴的坚定，肩部的紧张使我恐惧。

我轻轻碰了碰他的手背。“会好起来的，”我轻声说，希望他能转过身来面对我。“她会好起来的。”

他慢慢地转向我。在一阵过长的停顿之后，他回答道“我知道。”

“她会的，”我鼓舞他。我能感觉到脸颊上泪水的温度。“她真的会的。”